

俄罗斯学者关于“中国移民”问题的讨论

于晓丽

20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中俄经贸合作的开展及人员往来的增加,“中国移民”问题成为俄有关各界讨论的热点。其中学者的观点尤为引人注目。现将有关观点综述如下。

俄媒体围绕“中国移民”问题进行的反华宣传

从 1992年年中起,俄罗斯报界开始频繁刊登所谓中国向俄远东地区进行“扩张”的文章,并在 90年代上半期围绕“中国移民”问题形成了一场影响颇大的反华宣传运动。参与其中的有中央级报纸及西伯利亚的部分报刊。所刊文章从标题和语气看,具有强烈的反华倾向,在内容上,主要是对在俄华人的数量及华人的存在给俄带来的“危害”进行夸大、渲染。这些文章多数出自远东地区新闻记者之手。各种反华言论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国正在有计划有目的地对俄实施人口扩张,华人在远东大量聚居并以非法方式购买不动产,想以和平方式占领远东;其二,在俄华人的数量已达几百万之多,华人的存在已打破俄东部地区民族和人口结构的平衡,威胁俄在上述地区的主权;其三,华人挤占了俄国人的工作岗位,俄东部地区的居民因之被排挤出居住地;其四,华人从事影子经济活动,使俄遭受巨大损失;其五,华人的存在加剧了当地的犯罪形势;其六,华人给俄带来疫病威胁。俄政界人士在此期间发

表的关于“中国扩张”的言论对报界的反华宣传起了推动作用。

俄部分学者对反华言论的批驳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移民”问题也成为俄相关研究机构关注的焦点。应当指出,俄有不少学者对“中国移民”问题缺乏客观、公正的认识,甚至对中国人怀有偏见,发表了不少不负责任的言论,但也有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媒体和政界人士的夸大不实之词予以了有力批驳,对在俄华人的真正境遇作了比较客观的反映,对华人的存在给俄国社会带来的作用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

首先对于“中国移民”这一提法,俄有学者指出,俄国人所说的“中国移民”实际上是指“在俄华人”,而非“移民俄罗斯的中国人”;绝大多数在俄华人属短期居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在俄获得居留证的华人属极少数。

对于华人赴俄的目的,俄多位学者指出,促使华人赴俄的首先是客观的经济、社会因素,而不是政治因素,华人逾期不归,非法滞留俄境也主要是出于经济考虑,而非政治考虑。那种认为中国当局在有计划、有目的地对俄实施人口扩张的言论得不到研究结果的支持。

对于在俄华人的真实数量,俄多位学者指出,俄媒体及有关部门的描述和估计是没有现实根据的。从 1992年到 2000年,居俄华人的数量无论如何不会超过 60万,而不是几百

万。此外，那些声称华人在远东大量聚居且买房屋置地的言论在实地调研中并未得到证实。

对于华人在俄东部地区的存在挤占了俄国人的工作岗位，从而将当地居民排挤出居住地的说法，俄多位学者进行了有力驳斥。他们指出，那些认为华人给远东的劳务市场带来不良影响的言论是没有现实根据的。1992—1998年，滨海边疆区每年引进的华工总数不超过当地劳务人员总数的0.6%。在远东的就业结构中，华工的份额仅为0.2%，把非法从事商贸和其他经营活动的旅游者算在内也不超过0.5%。而且，华人在俄从事的职业多是俄国人不愿从事的，如建筑施工、农业种植、日常服务及在市场上摆摊零售等。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太平洋地理研究所所长巴克拉诺夫指出，滨海边疆区各城镇的失业水平与外来劳务人员的数量呈逆向关系：失业水平较低的城镇，外来劳务人员数量较多；失业水平较高的城镇，外来劳务人员数量较少。指责华人将俄东部地区的居民排挤出居住地的说法与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华人的存在给当地居民提供了各种商品和服务，创造了就业岗位，满足了居民的迫切需求，因此，在事实上有助于当地居民留居原地，而不是把他们挤走。当地居民外迁完全是由于其他原因，如经济危机、执政当局不能稳定局势等。

俄学者指出，华人的存在给当地造成的病疫威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华人把传染病、寄生虫病带入俄境，如1998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华人的住处曾发现跳蚤；二是大量不符合卫生要求的食品出现在市场上。前者采取相应措施便可防治，后者的存在显然并不仅仅是华人的问题。

关于在俄华人的违法犯罪情况，俄学者指出，华人在远东的违法行为大部分属于超期不归、违反居留俄境的规定以及伪造居留俄境必须持有的证件等。部分华人确实卷入了偷猎、走私等活动，但华人最严重的犯罪行为是为了谋财而对自己同胞进行敲诈、勒索、抢劫和谋杀等活动。从人均次数看，当地居民违法犯罪

行为的数量要比华人多出数倍。^⑪

对于那些认为华人的经营活动对俄有害无利的说法，俄学者也予以了澄清。他们指出，华人的经营活动给俄带来以下益处。其一，为俄各级预算增加了税、费收入。如办理签证和出入境证件所付费用，为客、货运输服务所付费用，租用场地、摊位及获取各种许可证等所付费用。其二，为俄居民提供了商品和服务。其三，创造了就业岗位。其四，促进了农产品产量的提高和住房及公用设施的建设。其五，俄居民和企业因与华人进行经济协作而增加了收入。^⑫此外，俄有学者着重指出，在转轨之初，正是华人从事的倒包贸易和易货贸易为远东在短时间内创造了一个廉价且丰富的消费品市场，从而缓解了该地区居民因生活水平骤降、西部地区供货剧减而遭受的巨大冲击。^⑬对于华人在俄从事影子经济的情况，俄学者中肯地指出，其症结在于俄有关部门为谋求私利而无心组织建立透明的经济关系。^⑭

俄学者关于赴俄华人将大量增加的论述

在揭示“中国人口扩张”对俄并非现实威胁的同时，俄学者纷纷指出，俄面临“中国人口扩张”的潜在威胁，因为华人大规模赴俄的可能性非常大。其论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中俄边界两边人口数量对比悬殊且差距不断拉大

俄学者指出，中俄边界两边，无论人口密度还是人口数量差距都相当悬殊。从人口密度看，中国一侧是俄方的15—30倍。在远东人口最稠密的滨海边疆区，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13.5人，与之相邻的中国东北却为每平方公里130人。从人口数量看，在俄与中国毗邻地区居住着1000万人，而在中国一侧的东北三省有1亿多人，是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总人口的3倍。^⑮俄罗斯自经济转型以来，其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人口一直呈下降趋势，而中国东北的人口却在增加。边界两边的人口

差距仍在不断拉大。此外，中国东北三省的人口密度在国内并非最高，还有十多个省、市的人口密度比东三省高出数倍，而且，目前在俄华人当中也有很多人来自这些行政区域。^⑩俄学者认为，人口密度的巨大差距决定了中俄两国国内社会压力的巨大差距，形成了华人大规模赴俄的先决条件。

2. 中国失业人口众多

俄学者认为，中国城市的隐性失业人口达20%，在农村有1.5—2.2亿富余劳力，仅东北三省失业人口就多达700—800万。^⑪换言之，中国失业和半失业人口的数量超过了俄人口总数。而且，中国劳动适龄人口仍在不断增加，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

俄学者认为，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已不能完全保障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在步入劳动年龄的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就算中国经济发展保持平稳，其数量巨大的富余劳力也几乎将不可避免地会作为邻国的俄罗斯带来问题。^⑫而一旦用以带动经济增长的外贸出口遭遇挫折，中国就会爆发失业危机，进而内乱，赴俄华人则将猛增。^⑬

3. 中国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

俄学者认为，由于土地使用不合理以及受工业化、城市化的影响，中国的耕地面积正逐年缩减。此外，中国大部分行政区域在生产、生活供水方面存在问题，到2010年，中国将首次经历严重的水危机。生态危机将促使中国居民赴俄寻求生存空间。^⑭

4. 中俄皆存在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问题

俄有学者指出，中国自90年代以来，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的情况日趋严重，男多女少，到2010年，将“缺少”1000万“新娘”。俄罗斯也存在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但情况正好相反，女多男少。俄90年代男女性别比例为100:113。与城市相比，中国农业地区人口性别失衡的情况尤为严重，而与俄毗邻的地带正是农业地区。这种情况会促使中国边境地区的单身汉赴俄寻找新娘。此外，俄不实行计划生育对中国人也有吸引力。^⑮

5. 俄对华人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增大

俄学者认为，现在华人外流的主要方向虽不是俄，但其他国家接纳华人的潜力有限，将来俄自然会成为华人外迁的目的地。尽管西伯利亚和远东气候寒冷，但未必会吓退中国人，尤其是东北人。^⑯此外，俄学者认为，目前制约华人赴俄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中国大量失业人口未被抛到街上，在一定期限内还享有一定补助；二是除边境地区的居民外，其他地区的居民赴俄需大笔费用，而且要有冒险的决心——中国媒体对俄社会经济状况所做大量报道使民众以为俄既穷且乱，客观上削弱了其赴俄的积极性。但这两种因素今后将渐失效力。^⑰

6. 俄若加入世贸组织，华工入俄的障碍将减少，赴俄华人会大幅增加

鉴于以上情况，俄有学者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居俄华人的数量将达1000万，成为俄罗斯境内人数居第二位的民族群体。^⑱基于这一判断，俄部分学者和政界人士主张俄应因势利导，通过积极、有效地利用中国劳动力来解决自身人力不足的问题。其代表性观点如下。其一，2005年后，俄将长期为人力的严重缺乏所困，因此需要大量吸引移民。在俄处于人口危机之时，邻居拥有大量劳力资源应被看作对其发展有利的因素，对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尤其如此，因为这些地区没有可能依靠俄西部地区或独联体各国的人口来增加人力。“中国扩张的威胁确实存在，但对于俄罗斯这同时又是必需的”。^⑲其二，外来移民通常会给接纳国带来巨大好处。德国、美国就是相当鲜明的例子。俄也应考虑如何鼓励外籍劳动力的到来，而不是像惧怕鼠疫那样惧怕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⑳其三，因为中国（将来也包括其他东方国家）移民必不可免，因此，俄应当组织目的明确的解释宣传工作，扭转社会舆论，消除对“黄色威胁”的惧怕，树立起东方移民的正面形象。^㉑其四，中国移民问题对俄来说不是地区性的，而是全国性的，俄面临的主要战略问题不应是如何阻拦移民，而是如何组织移民，并与之共存。^㉒其五，俄近期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

不是缺乏资金，而是缺乏人力。俄将面临吸引外来移民的任务，在这方面华人最有竞争力。俄须制定清晰的、连贯的、长期的移民政策，不以关于“黄祸”、“人口帝国主义”或“人口扩张”的神话为基础，而是以国家需要哪些移民，移民应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应如何避免移民给国家、民族带来现实的、潜在的和想象的威胁为基础。^③

俄学者关于如何合理利用中国劳务的论述

与此同时，如何能在大量利用中国劳动力的情况下避免俄东部地区的“中国化”，也成为这部分学者深入探讨的问题。对其观点可作以下几点概括。

1. 用“国际化”对抗“中国化”

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以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副主任 Д特列宁为代表。他认为俄应制定政策，不仅从中国，而且也从朝鲜、越南、印度和其他国家，按一定条件吸引一定数量的劳务人员。用配额限制各国劳务人员的数量，以防止某国劳务人员人数过多，对其从事的行业也要进行限制。这些劳务人员在俄应享有一定的权利并受法律保护。

2. 用“分散化”对抗“集中化”

俄著名学者 Г. 维特科夫斯卡娅、Ж. 扎伊翁奇科夫斯卡娅和 В. 格尔布拉斯都持有让在俄华人分散布局的观点。前两者认为，从维护俄罗斯的统一着眼，俄西部地区也应对中国人敞开大门。应创造条件让华人更合理地分布于全俄，而不是让他们集中在人烟稀少的远东和东西伯利亚。^④后者认为，为防止在俄形成中国人居多数的“飞地”，应考虑用经济手段“驱散”已呈现集中趋势的在俄华人。^⑤

3. 对在俄华人进行教化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 В. 格尔布拉斯为典型。他认为，俄应借鉴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对在俄华人进行俄化教育，且应从初始教育开始。这样，一方面可给俄带来收入；另一方面可培养出通晓俄语的华人群体，就算这些人将

来回国，也会怀有亲俄情结。^⑥

4. 对在俄华人实施归化

持此种观点的既有学者，也有俄政界人士。如 В. 格尔布拉斯认为，应借鉴美国经验，实行“绿卡”制度，给外来人口居留权和就业权。对想获得俄籍的人实施发放配额、限期考察等制度。俄著名政治人物 Г. 涅姆佐夫在谈论俄初版《国际法》的弊端时声称，俄应借鉴美国将外来人口改造成美国人的经验，只要中国移民成为俄罗斯人，其存在就不会给俄带来坏处。^⑦俄联邦委员会北方及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 А. 纳扎罗夫则认为目前俄应着手同化部分中国“移民”，对其施以国民待遇。^⑧

5. 对外来劳务人员的利用规范化

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士当中，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的学者 Л. 雷巴科夫斯基的论述较为典型。他认为国家必须严格监督移民的数量和质量。移民的地理分布、在不同部门的就业情况应严格遵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为此，应制定符合俄国家利益的移民政策。远东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普利科夫斯基也持有这种观点，近年来他多次发表讲话，认为远东应当吸引利用中国的劳动力，但强调要严格依法行事。

6. 对待赴俄华人的态度应多样化

持有这一观点的是俄罗斯驻华使馆参赞 С. 冈察罗夫。他认为，解决俄罗斯的中国人问题不能走极端。他指出，认为只有靠吸引数百万中国人定居才能解决俄人口问题的观点与认为应将华人驱逐出俄境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他认为，对于那些为俄罗斯经济投资的、在不同领域具有高等专业技术水平的、能实际促进两国经济乃至教育、文化关系发展的华人，俄应为其创造在俄获得合法身份的机会，而对于中国的劳动力应在签署限制条件严格的临时雇工合同的基础上加以利用。^⑨

俄部分人士对在俄华人增多的后果所作的悲观预测

在部分学者和政界人士深入探讨该如何合

理、有效地利用中国劳务人员的同时,也有研究者对俄吸引、利用中国劳动力的前景作悲观的预测。他们的基本思路是,中国无论崛起还是崩溃都将对俄不利。中国若崛起,则会跟俄算旧帐,不必使用武力,只要通过人口扩张便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中国若崩溃,同样会有大量失控人口涌入俄境。对于在俄华人达到一定数量后将会产生的结果,近两年在网上广为流传的长文作的如下描述较为典型。

到2010年,在俄华人的数量就有可能达到800—1000万。届时,中国移民最集中的地方将是与中毗邻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各联邦主体。到2010年在这些地区当地居民有可能与中国移民数量持平。由于中国移民很有活力,当地居民将被从贸易、中小商业以及建筑、农业、伐木等劳动领域排挤出去,从而促使后者向其他地区迁移。这样,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就会形成华人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都很大的飞地。而当华人在这些地区达到一定数量时,就会对地方(甚至是中央)政权施加压力,要求法律和整个政局向有利于华人群体的方向改变,并可能提出改变这些地区法律地位的问题。以后这些飞地可能会分离出来,成为联邦范围内的民族文化自治区域。这些区域会立法解决华人面临的问题。所有这一切在本世纪20年代就有可能发生。在那之后,因为在这些地区当地居民日益减少,莫斯科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将下降,在俄华人对地方官员的影响将加大,因此,在某一时刻可能就会提出当地人与华人共同管理这些地区,甚至将其完全交给中国人管辖的问题。这样,即使在中国发展平稳的情况下,俄也可能在本世纪20—40年代期间悄无声息地失去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大部分地区。如果中国发展遇挫,爆发失业危机,则俄失去其东部的大部分或少部分领土的可能性在本世纪20年代或者前十年末就将增大。^{③⑥}

从这段文字我们不难体会,作者对中国及华人怀有怎样的戒备和敌意。

目前,俄学术界围绕“中国移民”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两种声音都有,但积极的态度

有渐成主流的趋势。■

注 释

- ⑫ ⑭ ⑯ ⑰ ⑳ ㉑ ㉒ Гельбрас В. Г.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Муравей. 2001. С. 22, 122, 66, 40, 29, 296, 111—112, 112, 246, 248, 247, 126, 304, 309, 309.
- ⑬ ⑭ ⑮ ⑯ Витковская Г., Зайончковская Ж. Новая столыпин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надежды и реалии <http://www.carnegie.ru/ru/pubs/books/volume/48401.htm>
- ⑰ Ларин В. Л. Китай и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90-х годов: проблемы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98. С. 114, 116.
- Шкуркин А.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рынок труда как фактор китайской трудовой миграции //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региона: китайский фактор... - С. 81. 转引自 Ларин В. Посланцы Поднебесной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ответ апартамистам // Диаспоры. №2 - 3 за 2001 год. С. 90.
- Витковская Г. С. Угрожает ли китайская миграц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 Брифинг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Центра Карнеги. Том 1, вып. 8, август 1999.
- ⑲ Чурфин Г.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в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http://www.rusrev.org>
- ⑳ ㉑ ㉒ Китайское “вторжение” в Сибирь и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мифы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http://www.polit.ru/research/2003/01/31/579578.html>
- ㉓ ㉔ ㉕ Иващенко О. Россия 2010—2020—без Сибирей? <http://antropotok.archipelag.ru/text/a116.htm>
- ㉖ Вацук А. С., Чернолуцкая Е. Н., Королева В. А., Дудченко Г. Б., Геращенко Л. А. Этномиграционные процессы в Приморье в XX веке. Владивосток. 2002. С. 193.
- ㉗ <http://www.helen.nn.ru/vremyaMN/articles> - 2001/June/16—6—2.htm
- ㉘ Новое освоение Сибир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http://www.svo.ru/live/>
- ㉙ Китайцы в России: угроза или спасение? <http://www.pv.khv.ru/archive/02/04/23/a19.htm>
- ㉚ <http://www.krem1.org>
- ㉛ <http://news.ferghana.ru/detail.php?id=1363>
- ㉜ http://www.redstar.ru/2002/09/12_09
- ㉝ Гончаров С. Китайцы в России: кто они?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3. № 4. С. 29.

[于晓丽: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所]

(责任编辑 柳 达)